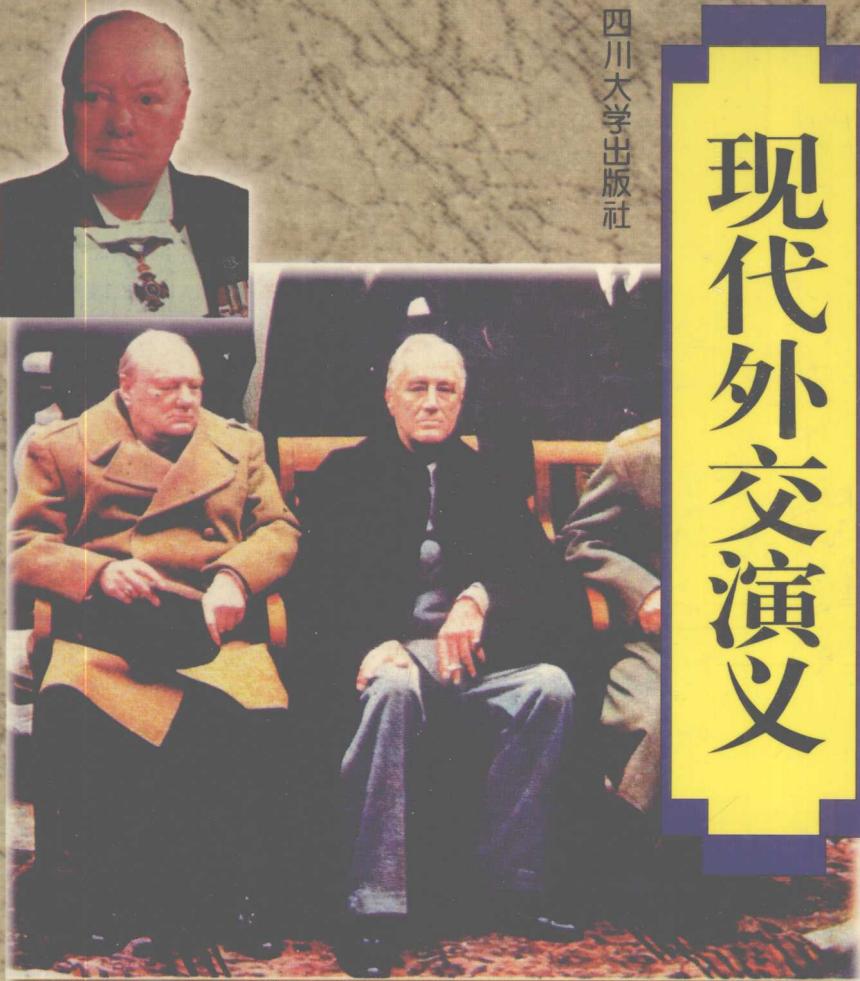


世界史通俗演义丛书

四川大学出版社

现代外交演义



现代外交演义

揭书安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 燕 封面设计/陈 默 责任印制/张 凡

揭书安 著 (川)新登字 014 号

现代外交演义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望江路 29 号)

电话:(028)5223875—62526 邮编:61006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温江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75 插页:4 字数:333千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8000 册

ISBN 7-5614-1549-6/I·210

定价:20.00 元

目 录

第一回	美英法主宰开和会 德意志受辱认条约	(1)
第二回	捍原则威尔逊寸步不让 唱反调参议院终操胜券	(13)
第三回	众列强角逐华盛顿 美利坚得益太平洋	(22)
第四回	遭危机首脑商议戛纳城 图发展代表集会热那亚	(31)
第五回	柳暗花明苏德喜签新条约 恼羞成怒英法欲使杀手锏	(41)
第六回	德国赔款起争端 鲁尔危机酿战祸	(50)
第七回	势力坐大法总理逞能 扶德抑法英首相施策	(60)
第八回	法总理苦苦挣扎无奈何 道威斯周密计划定大局	(70)
第九回	织安全网阿贝隆上下穿梭 甩战败帽德外长左右逢源	(79)
第十回	秘密会晤斯先生得利 公开辩论白外长失意	(89)

第十一回	法国美国同议非战 国联苏联分论裁军	(98)
第十二回	大危机狂飙席卷 贸易战巨浪滔天	(107)
第十三回	铺路从政流浪汉初显才能 政变失败希特勒再思远景	(116)
第十四回	重整旗鼓纳粹党东山再起 苦心孤诣希特勒终于掌权	(126)
第十五回	施谋略德意志始行纳粹化 费心机新总理终成独裁者	(138)
第十六回	侈谈和平希特勒口若悬河 准备战争新帝国紧锣密鼓	(147)
第十七回	入莱茵兰阿道夫冒险 守马奇诺甘末林静观	(157)
第十八回	干法西斯墨索里尼堪称元老 行外交路德国意国几经周折	(167)
第十九回	墨索里尼恃强凌弱国 赖氏霍氏妥协纵暴行	(176)
第二十回	佛朗哥掀内战耻联德意 英法美不干涉葬送西国	(186)
第二十一回	走扩张路日本侵略中国 组调查团国联裁决事变	(197)
第二十二回	决意扩张日本国退出国联 图谋霸权德日意缔结盟约	(208)
第二十三回	借势夺权军部独裁终确立 欲壑难填侵华战争再升级	(218)

第二十四回	软硬兼施元首精心安排 自叹弗如领袖甘拜下风	(229)
第二十五回	美利坚行中立愈益临险 罗斯福欲防疫更遭攻击	(239)
第二十六回	论形势德大使碰壁丘吉尔 为摸底英使者求访希特勒	(251)
第二十七回	发动战争希特勒决心已定 清除异己独裁者技高一筹	(263)
第二十八回	德元首滥施淫威 奥总理终告屈服	(276)
第二十九回	连番威逼元首得逞 几度挣扎总统低头	(288)
第三十回	见危机张伯伦听之任之 并德奥希特勒衣锦还乡	(299)
第三十一回	汉莱因内应苏台德起危机 张伯伦外促捷克国遭暗算	(310)
第三十二回	软硬兼施德元首步步紧逼 一厢情愿英首相再度努力	(322)
第三十三回	慕尼黑密签协定 绥靖派出卖捷克	(333)
第三十四回	反复无信希特勒翻脸毁约 迭遭胁迫捷克国终告瓦解	(344)
第三十五回	受抨击张伯伦强作姿态 拟方案希特勒觊觎波兰	(356)
第三十六回	巧舌如簧百姓受蒙骗 狼狈为奸德意结钢盟	(367)

第三十五回	德苏周旋探深浅	
	三国磋商开谈判	(378)
第三十六回	希特勒连垂诱饵	
	斯大林终有回音	(389)
第三十七回	分波兰德苏喜签条约	
	忧前景领袖临阵退缩	(399)
第四十回	骗世人奸雄周旋英吉利	
	抗淫威波兰拒蹈慕尼黑	(411)
第四十一回	多方斡旋转机未见	
	波兰遭袭大战终起	(421)

第一回 美英法主宰开和会 德意志受辱认条约

话说日月起落，星辰出没，转眼又值世纪之交。19世纪末、20世纪初，众列强强行垄断，工业升腾，实力膨胀，遂野心骤大，相互倾轧，直搅得时局动荡，人心不宁。诸大国谋霸业，合纵连横，德、奥结“同盟”，英、法、俄缔“协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同盟”、“协约”水火不容，剑拔弩张。1914年6月，奥国皇储斐迪南遇刺萨拉热窝，引得“同盟”、“协约”兵戎相见，终致酿成世界大战。顿时，枪炮轰鸣，战马嘶叫，血火交映。欧洲各国厮杀，邻洲亦被殃及。战争规模日渐扩大，双方协从增多。拉锯、胶着近三年，美利坚按捺不住，入“协约”一方，协约国力量大增。俄国出现革命，退出战场，亦于其无妨。同盟国两线作战，疲于奔命，难于招架，力量日渐不济。1918年11月11日，德军告降，停战协定签字，四年鏖战终告结束。

却说巴黎西南22公里处，有一举世闻名之宫，乃凡尔赛宫。始建于路易十四时代，日后不断扩展，是为法国国王主要住地。1919年1月18日，凡尔赛宫镜厅之中，镜光闪烁，豪华气派。战胜国高级官员鱼贯而入，熙熙攘攘，分坐若干长桌两旁。可谓黑色燕尾服晃动，白色文件纸醒目。但见一绅士，中等身材，蓄

山羊胡须，衣冠楚楚，神采飞扬，稳步登上讲台，环视全场，笑容可掬，颇具风度。会场霎时平静，只听他道：“我协约各国历尽艰辛，击败德、奥，大获全胜。今重聚一堂，实堪庆贺。现我郑重宣布，巴黎和会正式开幕。”话音甫落，场上掌声四起。此讲话者何许人也？正是法国总统普恩加莱。只听他又道：“法兰西做东道，备感荣幸；诸贵宾光临，竭诚欢迎！”掌声又起。稍事停顿，他转换语调：“回顾往事，痛心疾首。48年前，正于此时此地，普鲁士强战法兰西，宣布德帝国成立。曾几何时，乾坤扭转。48年后，亦于此时此地，我等宣判德意志。真真是彼一时，此一时，大快人心！德意志只因作恶多端，方一败涂地；德意志生于不义，自当死于耻辱。对德国必严惩不贷，以绝后患！”又有掌声一阵。却听得场上有人低语，一人道：法国人如此开和会，可算精心安排。另一人道：法总统对德国之刻骨仇恨，真是溢于言表。如此看来，这会恐怕很难开成“和”会。

且说和会规模空前，正式代表几近百人，随从人员又翻几番。一时间，巴黎宾客云集，热闹非凡。舞会宴请自是不少，闲者漫游巴黎名城。一日凡尔赛宫花园之中，优雅安静，别有韵味。只见一胖一瘦两中年男子，漫步园内，观花赏卉，赞叹不已。走着走着，那胖者道：“这和会有全体大会、十人会议、四人会议，繁琐至极，何以定夺？”另一稍瘦者云：“你何必杞人忧天？虽说机构不少，然决策者仅三人。”胖者问：“哪三人？”瘦者答：“威尔逊、劳合·乔治、克里孟梭，人称‘三巨头’。你听说否，意大利首相奥兰多，乃四人会议成员，欲争地盘，无人理睬。他一气之下，退出会场，以此要挟，亦无人挽留，只得悻悻回去，直弄得丢人现眼。三巨头眼中哪里有他。”胖者道：“我已感觉，此会参加国虽多，却分三、六、九等。意大利尚且

如此，其他国家更不必说。”瘦者道：“君不见，诸多代表已是闲极无聊。你我这等随从更是悠然自得。”说罢，两人沿径拐弯，另去一处。

却说这日，凡尔赛宫小厅之中，长桌两侧坐有十人。细细看来，原是五强首脑加外长。五强乃美、英、法、意、日五国也。一面貌清瘦，眼睛蓝灰，戴金丝眼镜者，率先启齿：“我已思虑多时，本和会主要议程，当为建立国际联盟。国联盟约与和约融为一体，方能约束全体，使世界有序。如是，制裁德国亦即有了章法。没有规矩，便不成方圆。”这人乃美国总统威尔逊。其人精通历史、法律，有博士头衔；举止文雅，表情严肃，眼神逼人；其为民主党人，一个十足的理想主义者。为何他如此看重国际联盟？原来，早于1918年1月，威总统呼吁重建战后秩序，提出和平方案，此乃“十四点”，内囊括公开外交、公海自由、门户开放、贸易机会均等、委任统治殖民地等诸多内容。其核心之点，乃建立国际联盟。美利坚原本奉行孤立主义，不欲干预欧洲事务。后因其参战晚，本土无战火，发了战争横财。财大则气粗，威总统便不愿仅寓美洲一隅，图谋扩展美国势力。如若成立国联，有了国际组织，美国当以首创自居，可大肆施展一番。威总统漂洋过海，首次赴欧开和会，心中多是作此盘算。

威尔逊言毕，扶正眼镜，微靠椅背，环顾他人，温文尔雅，正是学者气度。就听有人轻咳两声，顺声望去，见一老者，满头白发，双目炯炯，颧骨微凸，两颊有皱。此人便是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他虽年逾七八十，然反应灵敏，态度坚定，素有“老虎”之称。“排除障碍，不择手段”，为其座右铭。他政治经验丰富，乃外交场上的行家里手。但听他道：“依我之见，先生所云不无道理，然有欠妥之处。和会首要议题，乃严厉制裁德

国。德国不处置，别事无从谈起。故而，和约是和约，国联归国联，不可混为一谈。”看官定知，法兰西、德意志积怨极深，且时日久矣，两国堪称世仇。此次德国败北，“老虎”当是欲将其痛打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克里孟梭与普恩加莱早已商定，穷全力榨干德国，让其割地赔款。如是，既可报深仇大恨，又可从中多多获利，实乃一箭双雕。

克里孟梭言罢，意大利首相奥兰多匆匆插言，道：“对德和约理应先论，原德殖民地处置，各国尤为关心。”那日本人牧野男爵随即附和。威尔逊立时驳道：“国联问题乃一切之本，万事之源。诸位思虑，应从长计议。不知劳先生意下如何？”话音未落，便转目向大不列颠首相劳合·乔治。这英首相五十开外，宽额大眼，鼻长脸阔，衣着考究，派头十足。他能言善辩，外交手腕应用自如，尤擅纵横捭阖，多方平衡。劳合·乔治答道：“威先生、克先生所云，各有其理。德国问题当首先解决，然须逐项讨论。国联问题，亦属要事，可着实复杂。可否分头进行，成立一委员会，专事有关国联事宜。”威尔逊道：“此话有理，请恕我毛遂自荐，充任主席。”克里孟梭则道：“只是万事不得有碍处置德国。”劳合·乔治道：“先生自请放心。”眼见美英法意见一致，意人、日人便不再多言。

会散之后，克里孟梭问及记录与文件。不料，工作人员答道：“记录散乱，文件不齐。”克里孟梭顿时恼怒，将其训斥喝退，心中骂了一句：“真他妈的无用！”立觉头晕腿软，遂坐于椅上，闭目静心，不觉想起不久前的一幕。那是和会前夕，五强曾就和会所用正式语言进行讨论。当时克里孟梭提议道：“会议语言当先确定。依据惯例，法文乃当然外交用语。若是想到大战之中，法国受难最深，此点更勿庸置疑。”劳合·乔治道：“世上有

半数之人采用英语，美国乃首次赴欧活动，优先考虑英语，当是自然。”意大利外相桑理诺起身道：“克先生所云，实难接受。若论战时吃苦，我国派出 500 万人，在座诸位想必记忆犹新。故意大利文应作考虑。”克里孟梭微微一笑，道：“贵国行事向有特色。先事同盟国，后从协约国，真是左右逢源。”闻此不逊之言，桑理诺立起欲发作，劳合·乔治赶快相劝：“先生息怒，可再行商量。”桑理诺觉此气难咽，转身离去。意大利人走后，无多争论。日本人只是默然不语。英、法两文定为正式用语。想到这里，克氏心中更是不悦。法文虽争得地位，然下属工作怠慢，于主席脸上有何光彩。又转念一想，管他什么记录、文件，严惩德国方属首要。这一想又觉身体稍适，便戴上灰色羊皮手套，拿起精巧文明拐棍，缓步远去。

且说三日之后，大会召开。威尔逊立意先发制人，起身道：“我思考再三，国联盟约与对德和约密不可分。”克里孟梭力陈其理，二人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劳合·乔治见如此争执，难得结论，便调和道：“国联盟约与对德和约似非以矛对盾，总统提议可以接受。”见劳合·乔治如此态度，威尔逊心中一喜。劳合·乔治又道：“国联问题暂且搁置，殖民地问题众人关注，不妨先议上一议。”话音刚落，就见英帝国自治领代表此起彼落，接连表述，均称德殖民地应重作分配。一法国代表高声道：“那多哥、喀麦隆，应交法国管理。”日本人亦忙道：“山东半岛、太平洋岛屿理所当然应归日本。”意大利人紧紧接上：“意国自应有所得，尤其在亚得里亚海和巴尔干半岛的利益，更应得到保障。”威尔逊一旁默然，见话题已转，便思对策。当他人正说到兴头之上，威尔逊见机插上，道：“不知诸位是否虑及，没有国联，何以裁决？惟国联出面，方有权威，可言公平。我以为妥善之法，乃由

国联行委任统治，一并安排原德殖民地。”众人获地盘心切，哪思什么权威，什么公平？均对委任统治不满。威尔逊一时竟成众矢之的。

不日，十人再聚。威总统坚持己见，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势。克总理亦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见已成僵局，劳合·乔治步至克里孟梭处，耳语一番，劝其让步，只说威尔逊建议于大局无妨。见克里孟梭未置可否，劳合·乔治遂道：“委任统治似可行，然必先分统治之权。”威尔逊转目视之，道：“当先定国联盟约，再行分权之事。若不如此，国联岂不徒具虚名？诸位论国联，只虚晃一枪，并无诚意，如此拖延，本人实难忍耐。恕我告辞离去。”说罢，起身欲走。会议出现裂痕，形势顿显严峻。劳合·乔治见状大急，快速上前调解，道：“总统息怒。我等只怕一事，国联盟约拟定尚需时日，等将不得。”威尔逊闻言停步道：“先生多虑了，盟约拟定，十日足矣。”劳合·乔治问：“不知委员会工作进展如何？”威尔逊答道：“卓有成效。”劳合·乔治道：“既如此，以盟约为准，商讨具体事宜。”威尔逊又进逼一步：“国联盟约是为对德和约组成部分。”劳氏点点头，道：“那是当然。”威尔逊转身面向克里孟梭，问道：“先生有何高见？”克里孟梭点头默许，无多言语，他正思忖，这威尔逊表面上温文尔雅，内里肝火颇大，动辄以退会相要挟，实在不大度。随后，盟约拟定，成和约一部分。委任统治制度自在其中。

却说克里孟梭多日心中不快，只因对德条件尚无着落。这日，门厅之中遇外长毕勋，毕勋迎上道：“美、英对德，多有偏袒之意，今日又将舌战一场，先生理论，宜先易后难。”克里孟梭点点头道：“我心中有底。”讨论伊始，克氏直言不讳：“1870年普法之战，德国霸我阿尔萨斯、洛林。此时两地回复法国，当

是无疑。”众人无异议。克里孟梭又道：“德人长期作恶，得寸进尺，欲壑难填。法德近邻，法人多受欺凌，边境安全尤为重要。法德边境重新划定，实乃惩治德国、保障安全之良策。”劳合·乔治问道：“阁下意在东移边境？”克里孟梭点点头：“正是。”劳氏又问：“移至何处？”克氏答：“以莱茵河定界，最为适中。”威尔逊一旁道：“如此划界，法国版图大为增加，阁下真是用心良苦。”语气之中，不无讥讽之意。劳合·乔治亦道：“克总理所提，于德过于苛刻，实不妥当。”克氏顿遭英人、美人反对。这不列颠向来扶弱抑强，玩弄均势，牵制各方，自居欧洲仲裁者，最忌某国独占鳌头。那美利坚更欲英、法、德实力均衡，以利其插足欧洲，哪愿独法国势力坐大？威尔逊扶正眼镜，双手交叉，转目向克氏道：“法国欲获边境安全，便不能重划边境；若重定边境，便无他国保障安全。二者只居其一，望先生三思。”日本人、意大利人亦表示反对。克里孟梭再度力争，无奈劳合·乔治、威尔逊执意不肯。休息当儿，毕勋再向克氏进言，道：“如此情景，看来已无回旋余地。不如迂回辗转，另取一径。”克氏沉吟一阵，道：“我斟酌再三，亦是此意。看来须行那第二套方案。”说罢二人各呷几口威士忌，返回会议大厅中。

克里孟梭面浮微笑，轻触桌上手套，开口道：“适才列位所言，意向颇明。为顾全大局，我决定从众人之意。然法德边境仍无保障。我再提一案：协约国占领那莱茵河左岸，河之右岸50公里处，德人不得设防，是为非军事区。不知列位作何评论？”只听得众人议论纷纷。劳合·乔治道：“此方案似可行。只是河之左岸，不可无限期占领，应规定时日。”威尔逊道：“若是占领，可分若干占领区。”克里孟梭面露不满，道：“列位言之有理，只是我方已退让，对此退让应予补偿。”劳合·乔治问：“不知贵国

有何打算？”克里孟梭缓缓答：“将德萨尔区割予法国。”威尔逊立时接话：“我从未曾闻萨尔有归属问题，法国占萨尔毫无理由！”克氏忿忿道：“总统未闻之事多矣！严惩德国即是理由。”威尔逊厉声道：“贵国如此贪得无厌，实难允诺！”克里孟梭激愤难遏，威胁道：“总统执意作梗，那休想法国签字于各种协定。你若不仁，我则不义！”说罢起身拿手套，扬长而去。劳合·乔治快步追上，想行挽留，克里孟梭哪肯回头，径直出了会议大厅。劳氏摇头长叹，步至桌前，对威尔逊道：“克先生甚是固执，若不相让，恐难维持会议。”威尔逊忿忿道：“岂能将德人分离于德国？”劳合·乔治反劝道：“凡事不可过于理想，给法人一些补偿，亦未尝不可。”威尔逊不言语，心中怒气难消，直咒那克里孟梭老朽贪得无厌，亦怪这英首相见风使舵。

是夜，美国人下榻之克利容饭店，灯火通明。威尔逊匆匆上楼，险与一人相撞。这人身材细长，面色苍白，单薄羸弱。见威尔逊脸色阴沉，神情沮丧，便轻声叫道：“总统留神。”威尔逊抬头一见来人，便道：“你来得正好，我正欲找你商量。”你道此是何人？乃总统私人顾问豪斯上校。其人天文地理，无一不知，三教九流，无所不晓；精明强干，性情怪僻，深受威尔逊器重。当时两人并肩前行，进了豪斯房间。总统坐定，豪斯调了一杯酒递与他，然后问：“今日进展如何？”威尔逊放杯，一耸双肩，一摊双手道：“妙哉！一切均南辕北辙。”接着便复述日间情景，豪斯一旁静听。威尔逊言讫，豪斯道：“闻得于德仆从国问题，亦意见相左，对土耳其更是互不相让。”威尔逊叹道：“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真可谓雪上加霜。”豪斯道：“总统放宽心，自有对策。”遂旁征博引，历数各种谈判先例，告诫总统必作妥协，方可有获。威尔逊经豪斯一番劝慰开导，心绪渐平。

且说克里孟梭拂袖离会场，心绪不宁，不思饮食，夜不能寐。冥思苦想，终于寻得一下台阶、保利益之策。原来他想到，威尔逊曾力主将门罗主义写入国联盟约，现仍未果。不如以此为饵，换得所求。此正所谓苟欲取之，必先与之。次日开会，克里孟梭和颜悦色，似无昨日不快，先开口道：“威总统曾提及门罗主义，我以为将此补入盟约，并不出格。”这门罗乃美国第五届总统。1823年他曾提出欧洲人不涉足美洲事务的主张，被人冠以门罗主义。威尔逊微微点头，淡淡一笑。克氏又道：“我愿善解人意，亦期他人谅解我意。”咳嗽两声，又道：“法国欲得萨尔，实在情理之中。”威尔逊略一思索，道：“总理先生提议应予考虑，不知首相先生意下如何？”劳合·乔治道：“总统所云极是。只是我另有一事相求。”威尔逊问：“何事？”劳合·乔治道：“美国海上军备发展，似应节制，以免令众人担忧。”威尔逊笑道：“首相尽管放心。”他人对此未有多言。至此，德国疆界问题终有结局：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法国获萨尔矿区开采权，该地由国联代管15年；莱茵河左岸分三区，协约国分别占领，时日不等，为5年、10年、15年；沿莱茵河右岸划出50公里，此狭长地带不得设防，是为非军事区。德与他国疆界重新划定，那但泽定为自由市，退出波兰走廊，德本土彼此分隔为二。此外，还有其他变动。如是，德领土减少1/8，人口减少1/10。

这日，按会议议程该讨论赔款问题。克里孟梭用罢早餐便急赴会场，他心中忐忑，预感又将恶战一场。少时，众人陆续来到。待众人坐定，克氏先提议道：“战败者赔款，无可非议。那德人恶贯满盈，更当重罚。我有一案，德赔款，以金马克计，少则6000亿，多则8000亿。”这克氏高要其价，一为弥补损失，

二为使德大伤元气。劳合·乔治心中自明，冷冷道：“先生所云，似疯狂幻想。如此行事，德国必崩溃无疑，欧洲则随之遭殃。”威尔逊亦反对道：“数字如此巨大，无异杀鸡取卵，实不可行。”威尔逊所惧，乃赔偿过重会造成德经济危机，波及英法，美国借与英法战债即付东流。克里孟梭见二人反对，便退一步道：“数字问题暂且搁置。赔偿分配比例可议上一议。依敝人之见，孰损失重、贡献大，当多得赔偿。”劳合·乔治问：“以此为据，法国当得多少？”克里孟梭答：“58%。”劳合·乔治又问：“那么，英国当得多少？”克里孟梭答：“25%。”劳合·乔治耸耸肩：“如此分配，实难苟同。依我之见，法国当得50%，英国应得30%。”威尔逊见二人争执不休，乃调解道：“二位均偏袒己方，缺乏诚意。依我看法国当得56%，英国当得28%。”克、劳二位不允。争来争去，数字、比例难有结论。最后三人相商，另立委员会，由专家组成，专事赔偿事宜。稍事休息，会议再开，商定：德军人数不得逾10万，终止义务兵役制；原德殖民地，国联一并处理，山东转交日本，余下英法分得。几经周折，对德和约终具雏型。

却说那德意志，自战败以后，上下哀愁，举国沮丧。时至4月，闻得和约已有眉目，德人更为焦灼，恰如热锅上之蚂蚁，不知命运如何。25日，德外交部忽接和会通知：速派团赴巴黎，接受和约，伦卓外长接此差事，心中叫苦不迭。他暗思此乃耻辱之差，难堪之事，能躲则躲。遂往复巴黎，称即派全权代表四人赶赴巴黎，又列出四人名单。见德方回复，克里孟梭怒发冲冠，大吼道：“派出区区小卒，岂不侮辱和会！”原来，德方四成员均属一般官员。克氏令人速复伦卓：“倘若代表不够规格，和会